

跟法国葡萄酒大师学品酒



[跟法国葡萄酒大师学品酒 下载链接1](#)

著者:[法] 米歇尔·贝塔纳, [法] 蒂埃里·德索沃 著

[跟法国葡萄酒大师学品酒 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京东速度，值得信赖。

跟着两位大师学品酒，是本很全面的书

买第二本了，第一本被强行征用

物流好，配送快，喜欢

挺不错，挺好的，满意。

喝了好多红酒，补一下知识

很好的书 非常喜欢 质量很好

东西不错，发货也很快

没事时候看看，消磨时光

成。 。 。 。 。 。 。

有点意思，慢慢读吧，哈

品酒和开就的基础知识。内容很丰富不错

喜欢，质量不错，图像清楚

非常不错 很好~~~~~

书很好，但油墨味道有点重。

印刷精美 简单实用 价格稍贵

每天都在喝葡萄酒。。。没什么感觉

还没来得及看，不过很推荐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看着很好啦！！！！！！！！

简而易懂！！！！！！！！！

一如既往的好

在书店看上了这本书一直想买可惜太贵又不打折，回家决定上京东看看，果然有折扣。

毫不犹豫的买下了，京东速度果然非常快的，从配货到送货也很具体，快递非常好，很快收到书了。书的包装非常好，没有拆开过，非常新，可以说无论自己阅读家人阅读，收藏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的说，特别精美；各种十分美好虽然看着书本看着相对简单，但也不遑多让，塑封都很完整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绘图都十分好画让我觉得十分细腻具有收藏价值。

比较水的一本书，没用的图太多了，有些知识还可以吧。

一直买本红酒书看看，挺好的

书很实用，很喜欢可以了解很多东西

书不错。就是太贵了！

这书还挺好看的，学知识！

好东西

价格贵，实用性一般。

没有发票！没有收据！！！太可恶了

开始很期待，毕竟是贝丹出的一本书，结果翻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不能说是一本书，充其量一本小手册，内容及其通俗简单，文字平淡无奇，我想，可能原文本身就这样，图片只能说是高清图片，没有欣赏而言。有些失望，不是很值得购买。

对品酒的领悟需要一种契机，蒂埃里·德索沃很早就意识到他生平的两大爱好—传媒与葡萄酒。高中时代，他在家乡诺曼底的鲁昂市创立过一份摇滚音乐杂志《Rock》，和为数不多的团队成员们一道齐心协力写文章，卖广告，寻找印刷商，甚至每天在演唱会和学校门口兜售杂志！与此同时，蒂埃里·德索沃频频光顾父亲的酒窖，每次都从一箱箱波尔多、勃艮第或罗纳河谷的名庄佳酿中“借”出一瓶两瓶来，可以说，在法国医学界颇为有名的父亲无意中或无奈中成了他的葡萄酒启蒙老师。

在巴黎完成经济与新闻学学业后，蒂埃里·德索沃前往波尔多拜访了多家酒庄，而正是在Château

d'Yquem，与这款传奇葡萄酒的酿酒师们面对面交流下来，他发现葡萄酒的世界里竟然藏有那么多的人文、历史、技术当然还有味觉上的奥秘，就算倾其一生也难以将它们全部揭晓。几十年的努力，对于葡萄酒评价的独立性以及对世界葡萄酒庄的了解，使米歇尔·贝塔纳和蒂里·德索沃成为国际知名的葡萄酒专家，并享誉世界。他们在2006年出版了《365种世界顶级葡萄酒》，自2007年开始出版的《法国葡萄酒鉴》被誉为葡萄酒选购指南中的榜样读物。读这本《跟法国葡萄酒大师学品酒》能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葡萄酒的魅力。

读书 拼音：dú shū 基本解释：1、看着书本出声读或默读；

2、正式学习一个科目或课程，读书很用功。详细解释：

1、阅读书籍；诵读书籍。《礼记·文王世子》：“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唐

韩愈《感二鸟赋》序：“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明赵震元《为李公师祭袁石寓（袁可立子）宪副》：“舞象采芹，弱冠□璐振臂，当国家之巨艰，读书鄙腐儒之章句。”夏丐尊叶圣陶

《文心》十四：“正是王先生的声音，原来王先生在读书。”

2、核对入椁物件的单子。《礼记·杂记》：“荐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读书。”

孔颖达疏：“书，谓凡送亡者，赗入椁之物书也。读之者，省录之也。”

3、宣读盟辞。《谷梁传·僖公九年》：“葬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4、上学；学习功课。《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荫总督宣大王国桢子之仲、登莱巡抚袁可立子枢、通政使吴用先子、河南巡抚冯嘉会子映鸾、太常寺卿桂有根子高攀各入监读书。”郭沫若

《我的童年》第一篇二：“我们的三叔祖、大伯父都是进了学的。但是行二的我们三伯父，行三的我们父亲，因为家业雕零，便再没有读书的余裕了。”浩然

《石山柏》：“我发觉，山里的孩子不仅聪明、记忆力强，而且对读书都是非常地新奇和认真。”

编辑本段内涵读书，读一本好书，让我们得以明净如水，开阔视野，丰富阅历，益于人生。人一生就是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的跋涉痕迹成为我们每个人一生唯一的轨迹，此路不可能走第二次，而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所见的风景是有限的。书籍就是望远镜，书籍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同行，又有谁看到了怎样的风景，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自我的追求与调整。在和他人所见的比较中，选择自己的路，也不错过他人遇到的、我们就不仅局限于视野所能领略的画面，古人就有“博百家所长，为我所用”的读书情怀。

编辑本段原因基本经典——人生经典：探索人生的意义、价值、归宿。如：《论语》、《孟子》、《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专业经典：专业历史等

人生与追求因读书而有根据，一旦找到此类书籍就应读熟，作为行为根据。关注相邻学科知识，专业面要广，要明确往往有时候不可能学什么就做什么，必须要有各方面的能力。

读书的纬度。（历史与当代）知识是交叉的，要关注本专业的历史与当代的发展。历史的视野非常重要。例如：从绘画到摄影的转换乃至全面的影象发展。

说干就干，童爱钱决定马上行动。但是他还有些顾虑：自己现在可是个大名人啊，干事可不能在鲁鲁莽莽的，以免落人话柄。他对数年前的那件事仍心存余悸。那也是一个春季，猴子像往常一样去山里挖奇松然后卖给他；不料有一天，竟然坠下悬崖摔死了。他死时手里还紧握着一棵千年手腕粗小奇松啊！他完全可以用松树来护护自己，也许不会摔死，可是那棵松树是压着他的肚子而随他一起下来的。虽然童爱钱后来给了许多钱猴子的父母，三万八还是三万六吧，当时可是一笔大钱啦，可以在他们小县城里买一套房子哩。可是猴子的父母还很怪他，认为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引上绝路的。如果不挖松树，怎么会摔死的呢？但怪归怪，自己有没有强迫他呀。他知晓猴子的心愿：想凑钱去县城买房子呀。所以，他当时不顾别人的反对，把那棵奇松从猴子手里抠出来。说来也巧，别人先前抠了许多次都没有抠出来，他一抠就抠下来了。于是，他决定要把那棵奇松拿到申城里拍卖，所卖之钱全部交给猴子的父母。凭着经验，他当时就估计那棵松树起码要卖一两万块，结果卖了三万六千八百元——市场竟拍的结果嘛！想到这里，童爱钱就释然许多了，就得意多了。他仍清楚的记得那次拍卖的场景：当时他为了将那棵奇松卖个好价钱，在将松树带到申城后就买了一个精致的大花钵，将其植入后，带到那最繁华的盆景交易场所，并想了几句歪诗及两句话挂在旁边——大别山上一奇松，它是千年不倒翁。谁若殷情请它去，定能助您傲群雄！

此棵松树的底价为一万八千块。欢迎有意者前来竞买！

然后坐在那里静候佳音。很快观者云集，当大家确信那棵小奇松是来自大别山山峰的岩石缝里的千年松后，就有人出手了，最终它被一盆景爱好者以高出底价的一倍多买走了。童爱权真是高兴得合不拢嘴。那也是他从事这种交易来最得意的一笔啊！可惜可能是最后一笔啦。因为没有人再替自己那么卖命呀。他就把那笔钱全部送给了猴子的父母，他认为人还是要讲良心的好。

尽管如此，童爱钱还是决定到猴子的坟上看看。看罢就安心多了，他在猴子的坟前说出了他的打算，感觉猴子还是支持他的。于是他像往常一样，祭祭山神，然后带上工具邀上自己的两个侄子童有劲与童有力径直走到“兰花谷”里。他知道那里的兰花特别多。而兰花仙子就居住在其中。童爱钱走在前面，先跪在兰花谷里拜了一通，说了一通。说的只有他自己听得懂，他认为花神兰花仙子也听得懂。他小声嘀咕着：“尊敬的兰花仙子及众兰花姐妹们，你们好！我想请你们出山去享福啊——你们肯定早就听说了，大城市里的人是多么的喜欢我们山里的万物啊——他们把那些又丑又矮的松树、杜鹃树都培育成了美丽的盆景，让它们吃好的喝好的住温室大蓬，经常被带去展览参观，赢得无数的赞赏。你们这么美丽，又芳香袭人，他们更会把你们当作掌上明珠啊！因此我恳请你们，好好配合我们，让我把你们带到大城市里享福啊！现在你们正含苞未放，到了大城市里肯定大受青睐呀！……”

出一柄精光耀眼的匕首，刃身上还残留着乌黑的血迹。袁承志连着布包捧起匕首，见刀柄上用金丝镶着“仙都门下子字辈弟子闵子华收执”几个字，显是仙都派师尊赐给弟子的利器。

焦宛儿哭道：“那天在泰山聚会之后，我跟着爹爹一起回家，在徐州府客店里住宿。第二日爹爹睡到辰时过了，还不起来，我去叫他，哪知……哪知……他胸口插了这把刀……袁相公，请你作主！”说罢嚎啕大哭。

青青本来对她颇有疑忌之意，这时见她哭得犹如梨花带

雨，娇楚可怜，心中难过，把她拉在身边，摸出手帕给她拭泪，对袁承志道：“大哥，那姓闵的已答应揭过这个梁子，怎么又卑鄙行刺？咱们可不能善罢干休！”

袁承志胸中酸楚难言，想起焦公礼的慷慨重义，不禁流下泪来，隔了一阵，问道：“焦姑娘，后来你见过那姓闵的么？”

焦宛儿哽咽道：“我……我……见过他两次，我们一路追赶，昨天晚上追到了北京。”青青叫道：“好啊，他在北京，咱们这就去找他。妹妹你放心，大伙儿一定给你报仇。”程青竹、沙天广等早已得知袁承志在南京为焦闵两家解仇的经过，这时听得闵子华如此不守江湖道义，都是愤慨异常。沙天广道：“闵子华是甚么东西，沙某倒要斗他一斗。”

焦宛儿向众人盈盈拜了下去，凄然道：“要请众位伯伯叔叔主持公道。”

程青竹一拍桌子，喝道：“闵子华在哪里？仙都派虽然人多势众，老程可不怕他。”

焦宛儿道：“爹爹逝世后，我跟几位师哥给他老人家收殓，灵柩寄存在徐州广武镖局。一面搜寻闵子华的下落。总是爹爹英灵佑护，没几天河南的朋友就传来讯息，说有人见到那姓闵的奸贼从河南北上。金龙帮内外香堂众香主、各路水陆码头的舵主，一路路分批兜截，曾交过两次手，都给他滑溜逃脱了。侄女儿不中用，还给那奸贼刺了一剑。”

袁承志见她左肩微高，知道衣里包着绷带，想来她为父报仇，必定奋不顾身，可是说到武功，自是不及仙都好手闵子华了。

焦宛儿又道：“昨天我们追到北京，已查明了那奸贼的落脚所在。”青青急道：“在哪里？咱们快去，莫给他溜了。”

焦宛儿道：“他住在西城傅家胡同，我们帮里已有一百多人守在附近。”袁承志微微点头，心想：“她年纪虽小，却是精明干练。这次金龙帮倾巢而出，那是非杀闵子华不可的了。”焦宛儿又道：“刚才我在大街上，遇着一位泰山大会中见过面的朋友，才知袁相公跟各位住在这里。”

沙天广大拇指一翘，说道：“焦姑娘，你做事周到，闵子华已在你们掌握之中，你还是来请盟主主持公道，好让江湖上朋友们都说一句‘闵子华该杀’，好！”

袁承志问道：“预备几时动手？”焦宛儿道：“今晚二更。”她把匕首包回布包。青青道：“妹子，待会你还是用这匕首刺

於没了声息。李文秀扑在他身上，叫道：“计爷爷，计爷爷，你别死。”

马家骏没回答她的问话就死了，可是李文秀心中却已明白得很。马家骏非常非常的怕他的师父，可是非但不立即逃回中原，反而跟著她来到迷宫；只要他始终扮作老人，瓦耳拉齐永远不会认出他来，可是他终於出手，去和自己最惧怕的人动手。那全是为了她！这十年之中，他始终如爷爷般爱护自己，其实他是个壮年人。世界上亲祖父对自己的孙女，也有这般好吗？或许有，或许没有，她不知道。

殿上地下的两根火把，一根早已了熄灭，另一根也快烧到尽头。

苏鲁克忽道：“真是奇怪，刚才两个汉人跟一个哈萨克人相打，我想也不想，过去一拳，就打在那个哈萨克人的脸上。”李文秀问道：“那为甚麽？为甚麽你忽然帮汉人打哈萨克人？”苏鲁克搔了搔头，道：“我不知道。”隔了一会，说道：“你是好人，他是坏人！”

他终於承认：汉人中有做强盗的坏人，也有李英雄那样的好人，（那个假扮老头儿的汉人，不肯在水井中下毒，也该算好人吧？）哈萨克人中有自己那样的好人，也有瓦耳拉齐那样的坏人。

李文秀心想：“如果当年你知道了，就不会那样狠狠的鞭打苏普，一切就会不同了。可是，真的会不同吗？就算苏普小时候跟我做好朋友，他年纪大了之後，见到了阿曼，还是会爱上她的。人的心，真太奇怪了，我不懂。”

苏鲁克大声道：“瓦耳拉齐，我瞧你也活不成了，我们也不用杀你，再见了！”瓦耳拉齐突然自露凶光，右手一提。李文秀知他要发射毒针，叫道：“师父，别——”就在这时，一个火星爆了开来，最後一个火把也熄灭了，殿堂中伸手不见五指。瓦耳拉齐就是想发毒针害人，也已取不到准头。李文秀叫道：“你们快出去，谁也别发出声响。”

苏鲁克、苏普、车尔库和阿曼四人互相扶持，悄悄的退了出去。大家知道瓦耳拉齐的毒针厉害，他虽命在顷刻，却还能发针害人。四人退出殿堂，见李文秀没有出来，苏普叫道：“李英雄，李英雄，快出来。”李文秀答应了一声。

瓦耳拉齐道：“阿秀，你…你也要去了吗？”声音甚是凄凉。李文秀心中不忍，暗想他虽然做了许多坏事，对自己可毕竟是很好的，让他一个人在这黑暗中等死，实在是太残忍了，於是坐了下来，说道：“师父，我在这里陪你。”

苏普在外面又叫了几声。李文秀大声道：“你们先出去吧，我等一会出来。”苏普叫道：“这人很凶恶的，李英雄，你可得小心了。”李文秀不再回答。

阿曼道：“你怎麽老是叫她李英雄，不叫李姑娘？”苏普奇道：“李姑娘，她是女子吗？”

倪不大兄弟相比，二俊二丑，衬托得加倍分明。众人看了，又均是一乐。

胡斐和程灵素却同时心头大震，原来这两个孩儿正是马春花的儿子，不知又如何给福康安夺了回来？胡程二人跟着便想：“孩儿既给他夺回，那么我们的行藏也早便给他识破了。”程灵素向胡斐使个眼色，示意须当及早溜走。胡斐点了点头，心想：“对方若已识破，自然暗中早有布置，此时已走不脱了。只能随机应变，再作道理。”

倪不大、倪不大兄弟仔细打量那两个孩儿，如痴如狂，直是神不守舍的模样。桑飞虹笑道：“这两个孩儿很好，你们可要收他们做弟子么？”这两句话，恰正说中了倪氏兄弟的心事。要知武林之中，徒固择师，师亦择徒。要遇上一位武学深湛的明师固是不易，但要收一个聪明颖悟、勤勉好学的徒弟，也非有极好的机缘不可。“双子门”的技艺武功必须两人同练同使，虽然可收两个年龄身材、性情资质都差不多的徒儿共学，但总是以双生兄弟最为佳妙。因双生兄弟不但神智身体都一模一样，同时往往心意隐隐相通，临敌之时，自然而然能发出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威力。因此“双子门”的武师要收一对得意弟子，可比常人要难上百倍。这时倪氏兄弟见到福康安这对双生儿子，看来资质根骨，无一不是上上之选，当真是心痒难搔，说不出的又是欢喜，又是难过。

福康安笑嘻嘻的低声道：“看这两位师父，他们也是双生的同胞兄弟。他两位的相貌，不是完全相同么？你们猜，这二人之中，那一位是哥哥？”原来福康安夺回这对孩子后，心下甚喜，忽然见到倪氏兄弟的模样，于是叫了孩子俩出来瞧瞧。

两个孩儿凝视着倪氏兄弟，他二人本身是双生兄弟，另具一种旁人所无的特异感觉，本来极易分辨倪氏兄弟谁大谁小，但这二人同时出世，连体而分，两个孩儿却也无法辨别。

群雄瞧瞧大的一对，又瞧瞧小的一对，都是笑嘻嘻的低声谈论。

突然之间，倪氏兄弟大喝一声，猛地里分从左右向福康安迎面抓来。福康安大吃一惊，尚未想到闪避，站在身旁的两名卫士早扑了上去迎敌。那知倪氏兄弟的身法极为怪异，奔到中途，原来站在左首的倪不大转而向右，右首的倪不小转而向左，交叉易位，霎眼间便将两名卫士抛在身后。他二人袭击福康安只是虚招，一人伸出左脚，一人伸出右脚，双足齐飞，砰的一响，踢在福康安座椅的椅脚上，座椅向后仰跌，

福康安的身子便摔了出去。众卫士惊叱之下，有的抢上拦截，有的奔过来挡在福康安身前，更有的伸手过去相扶。倪氏兄弟却一手一个，已将两个孩子挟在胁下，返身跃出。

大厅上登时大乱，只听得砰砰砰砰，啊哟啊哟的数声，四名抢过来拦截的卫士已被倪氏兄弟踢翻。眼见他二人挟着一对孩儿正要奔到厅口，忽然间人影一晃，两个人快步抢到，伸

书已经到了，快递很快，不过还没有时间看！读的时候想起李娟和沈从文，笔法都是自然流畅的，情绪也是淡淡的，不过不同的是总觉得寒凉了很多。我觉得萧红对于故乡的记忆很复杂，温馨的有，悲哀的也有。对于故乡的人，眷恋的有，厌憎的也有，但这厌憎里又有同情。看完之后觉得很难过，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好啊。

作者在第一章里开首就写“严冬一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读者便从东北小镇的严寒的大地着眼，领略了呼兰河的自然、社会、人情风貌。到第二章，我们又顺着作者的笔触进入呼兰河人们的精神世界。那全身无处不哆嗦的大神，跳到半夜时分，那鼓打得分外地响；拥拥挤挤变得荒凉孤寂的河灯还在黑色的河水中流下去；野台子的戏牵动着小镇所有的人们，酿造许多或许欢乐或许不幸的故事；四月十八的娘娘庙会，没有儿子的妇女们正在给送子娘娘戴一副眼镜；人们围拥着争着看不倒翁的表演……到第四章，我们又看到了童年的作者在其祖父的庇护、娇惯、溺爱中那种悠然意的任性的成长。

我们只感到这是作者的信笔写去，自然而洒脱，毫不娇柔，毫不矫饰，决没有因为它不像小说，感到需要一个完整的情节和中心的人物。当我们看到后几章的漏粉的一群的生活，贫苦却还苦中作乐，直感到一种凄凉和悲哀。及至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死，周围邻居的评头品足，又使你既为他们的愚昧狠毒而痛恨，也为他们被毒害不觉悟而痛心。直至最后作者写到王大姑娘同磨官冯歪嘴子的爱情，他们居然冲破封建樊篱，在穷苦、诽谤、中伤中生活得恩爱、兴旺，才透出一口气。不禁为他们的勇敢，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而赞叹。

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听她娓娓讲述着呼兰河—她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忧郁，却仍然美丽得动人。恰如茅盾所言，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

人最关键的是要继续生存下去，还要有一种自由。就像故事中的“我”一样，快乐的生活，每天天亮就起床，天黑就睡觉，从小无拘无束，就像小猴在森林里玩耍，就像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这是什么？是自由，也是一种享受。

在这个村里，有一种自私的精神，村里有一个大坑，别人都不肯去填平，生怕花掉自己一点点钱财；而这个坑，害死了多少人？就连鸡、鸭、牛、羊它都不肯放过，都要结束他们的生命。这使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两个兄弟，住在一间房子里，墙经过风吹雨打，而破了个洞。哥哥对弟弟说：“弟弟，你去修吧，哥哥太累了。”弟弟又回答哥哥：“哥哥，你去修吧，我还小。”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月，他们两兄弟谁也不肯去墙上补洞。终于有一天，房子撑不住了，刹那间房屋倒塌了。哥哥和弟弟都后悔万分。你想，区区一个洞会带来这么严重的结果。可他们后悔也晚了。

当然，故事中的人有好的人、不好的人，故事中的事也有好的事、不好的事，他们事后的结果，又分好的结果、坏的结果……

探身出去，向东瞧了一会，又向西瞧了一会。这么一来，他上半身尽已露在敌人暗器的袭击之下，但那铁锅和锅盖便似两面盾牌，护住了左右。只听得叮叮当当、的的笃笃一阵响亮，他缩身进窗，哈哈大笑。只见锅盖上钉着四五件暗器，铁锅中却又抄着五六件，什么铁莲子、袖箭、飞锥、丧门钉等都有。那锅口已缺了一大块，却是给一块飞蝗石打缺了的。

胡斐说道：“前后左右，一共是二十一人。我没瞧见徐兄和两个孩子，推想起来，尚有二人分身对付徐兄，有两人抱着孩子，对方共是二十五人了。”程灵素道：“二十五人若是平庸之辈，自然不足为患，可是这一批……”胡斐道：“二妹，你可知那使雷震挡的是什么来头？”

程灵素道：“我听师父说起过有这么一路外门兵器，说道擅使雷震挡、闪电锥的，都是塞北白家堡一派。可是那使宝剑的这人，剑术明明是浙东的祁家剑。一个是塞北，一个是浙东，嗯，大哥，你听出了他们的口音么？”

马春花接口道：“是啊，有的是广东口音，还有湖南湖北的，也有山东山西的。”程灵素道：“天下决没这么一群盗伙，会合了四面八方的这许多好手，却来抢劫区区九千两银子。”

马春花听到“区区九千两银子”一句话，脸上微微一红。

飞马镖局开设以来，的确从没承保过这样一枚小镖。

胡斐道：“为今之计，须得先查明敌人的来意，到底是冲着咱兄妹而来呢，还是冲着马姑娘而来。”他初时见了敌人这股声势，只道定是田归农一路，但盗伙的所作所为，却处处针对着徐铮、马春花夫妇，显然又与苗人凤、田归农一事无关。

马春花道：“那自然是冲着飞马镖局。这位大哥贵姓？请恕小妹眼拙。”胡斐伸手撕下唇上粘着的胡子，笑道：“马姑娘，你不认得我了么？”马春花望着他那张壮健之中微带稚气的脸，看来年纪甚轻，却想不起曾在那里见过。

胡斐笑道：“商少爷，请你去放了阿斐，别再难为他了。”

马春花一怔，樱口微张，却无话说。胡斐又道：“阿斐给你吊着，多可怜的，你先去放了他，我再给你握一回，好不好？”

当年胡斐在商家堡给商宝震吊打，极是惨酷，马春花瞧得不忍，恳求释放。商宝震对她钟情，虽然恼恨胡斐，却也允其所请，但要握一握她的手为酬，马春花也就答应。虽然其时胡斐已经自脱捆缚，但马春花为他求情之言却句句听得明白，当时小小的心灵之中，便存着一份深深的感激，直到此刻，这份感激仍是没消减半分。

为了报答当年那两句求情之言，他便是要送了自己性命，也所甘愿。今日身处险地，心中反而高兴，因为当年受苦最深之时，曾有一位姑娘出言为他求情，到这时候，自己竟能在这位姑娘危难之际来尽心报答。

马春花听了那两句话，飞霞扑面，叫道：“啊，你是阿斐，

难敌四手，待我去邀段王爷助拳，再来打个明白。”

只见黄药师从怀中取出一本红绫面的册子来，说道：“我和拙荆就只生了这一个女儿。拙荆不幸在生她的时候去世。今承蒙锋兄、七兄两位瞧得起，同来求亲，拙荆若是在世，也必十分欢喜……”黄蓉听父亲说到这里，眼圈早已红了。黄药师接着道：“这本册子是拙荆当年所手书，乃她心血所寄，现下请两位贤侄同时阅读一遍，然后背诵出来，谁背得又多又不错，我就把女儿许配于他。”他顿了一顿，见洪七公在旁微微冷笑，又道：“照说，郭贤侄已多胜了一场，但这书与兄弟一生大有关连，拙荆又因此书而死，现下我默祝她在天之灵亲自挑选女婿，庇佑那一位贤侄获胜。”

洪七公再也忍耐不住，喝道：“黄老邪，谁听你鬼话连篇？你明知我徒儿傻气，不通诗书，却来考他背书，还把死了的婆娘搬出来吓人，好不识害臊！”大袖一拂，转身便走。

黄药师冷笑一声，说道：“七兄，你要到桃花岛来逞威，还得再学几年功夫。”洪七公停步转身，双眉上扬，道：“怎么？讲打么？你要扣住我？”黄药师道：“你不通奇门五行之术，若不得我允可，休想出得岛去。”洪七公怒道：“我一把火烧光你的臭花臭树。”黄药师冷笑道：“你有本事就烧着瞧瞧。”

郭靖眼见两人说僵了要动手，心知桃花岛上的布置艰深无比，别要让师父也失陷在岛上，忙抢上一步，说道：“黄岛主，师父，弟子与欧阳大哥比试一下背书就是。弟子资质鲁钝，输了也是该的。”心想：“让师父脱身而去，我和蓉儿一起跳入大海，游到筋疲力尽，一起死在海中便是。”洪七公道：“好哇！你爱丢丑，只管现眼就是，请啊，请啊！”他想必输之事，何必去比，师徒三人夺路便走，到海边抢了船只离岛再说，岂知这傻徒儿全然的不会随机应变，可当真无可奈何了。

黄药师向女儿道：“你给我乖乖的坐着，可别弄鬼。”黄蓉不语，料想这一场郭靖必输，父亲说过这是让自己过世了的母亲挑女婿，那么以前两场比试郭靖虽胜，却也不算了。就算三场通计，其中第二场郭靖明明赢了，却硬算是平手，余下两场互有胜败，那么父亲又会再出一道题目，总之是要欧阳克胜了为止，心中暗暗盘算和郭靖一同逃出桃花岛之策。

黄药师命欧阳克和郭靖两人并肩坐在石上，自己拿着那本册子，放在两人眼前。欧阳克见册子面上用篆文书着《九阴真经》下卷六字，登时大喜，心想：“这《九阴真经》是天下武功的绝学，岳父大人有心眷顾，让我得阅奇书。”郭靖见了这六个篆字，却一字不识，心道：“他故意为难，这弯弯曲曲的蝌蚪字我哪里识得？反正认输就是了。”

黄药师揭开首页，册内文字却是用楷书缮写，字迹娟秀，果是女子手笔。郭靖只望了一行，心中便怦的一跳，只见第

可是谁也不知毒手药王到底是怎样的人物。”

胡斐好生纳闷，心想：“我只道你必定知晓此人的底细，否则也可向那张飞雄打听个明白。”锺兆文猜到了他心意，说道：“便是那张飞雄，也未必便知。不，他一定不会知道的。”胡斐“啊”了一声，不再接口。

锺兆文道：“大家只知道，这人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马寺。”

胡斐道：“白马寺？他住在庙里么？”锺兆文道：“不，白马寺是个市镇。”胡斐道：“想是他隐居不见外人，所以谁都没见过他。”锺兆文又摇头道：“不，有很多人见过他。正因为有人见过，所以谁也不知他是怎样的人物，不知他是胖还是瘦，是俊是丑，是姓张还是姓李。”

胡斐越听越是胡涂，心想既然有很多人见过他，就算不知他姓名，怎会连胖瘦俊丑也不知道？

锺兆文道：“有人说毒手药王是个相貌清雅的书生，高高瘦瘦，像是个秀才相公。有人却说毒手药王是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子，就像是个杀猪的屠夫。又有人说，这药王是个老和尚，老得快一百岁了。”他顿了一顿，说道：“还有人说，这药王竟然是个女人，是个跛脚驼背的女人。”胡斐满脸迷惘，想笑，却又笑不出来。

锺兆文接着道：“这人既然号称药王，怎么会是女人？但说这话的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德高望重，素来不打谎语，不由得人不信，可是那些说他是书生、是屠夫、是和尚的，也都不是信口雌黄之辈，个个言之凿凿。你说奇不奇怪？”

胡斐当离开苗家之时，满怀信心，料想只要找到那人，好

歹也要请了他来治伤，至不济也能讨得解药，此时听锺兆文这么一说，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去，是怎么样一个人也无法知道，却又找谁去？转念一想，说道：“是了！这人一定擅于化装易容之术，忽男忽女，忽俊忽丑，叫人认不出他的真面目来。”

锺兆文道：“江湖上的朋友也都这么说，想来他使毒天下无双，害得人多，结仇太广，因此躲躲闪闪，叫人没法找他报仇。但奇怪的是，他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马寺，却又不是十分偏僻之处，要寻上门去，也算不得怎么为难。”

胡斐道：“这人用毒药害死过不少人么？”锺兆文悠然出神，道：“那是没法计算的了。不过死在他手下的人，大都自有取死之道，不是作恶多端的飞贼大盗，便是仗势横行的土豪劣绅，倒没听说有哪一个侠义的死在他的手下。但因他名声太响，有人中毒而死，只要毒性猛烈，死得奇怪，这笔帐便都算在他头上，其实大半未必便是他害的。有时候两个人一南一北，相隔几千里，同时中毒暴毙，于是云南的人说毒手药王到了云南，辽东的人却说药王在辽东出没。这么一宣扬，这个人更是奇上加奇了。近来已好久没听人提到‘毒手药王’四字，想不到苗大侠的中毒竟会和他有关。唉，既是此人用的药，只怕……只怕……”说到这里，不住摇头。

一摆，翻手抓住了他的右腕，向他背上扭转，左手同时上前，四指前、拇指后，已拿住了他的“肩贞穴”，顺势向前一送，将他按到了桌上，正好将他嘴巴按到了茶碗上，喝道：“吃茶！”

她使这一手“分筋错骨手”本来平平无奇，几乎不论那一门那一派都会练到，只是出手奇速，秦耐之手腕刚一碰到她的手指，全身已被制住，不禁又惊又怒，又骂道：“小贱人！”

袁紫衣双手使个冷劲，喀喇一声，秦耐之右肩关节立时脱臼。袁紫衣放开他手腕，坐在圆凳上微微冷笑，说道：“这掌门人之位你让是不让？”秦耐之只疼得满额都是冷汗，一言不发，快步出亭。

王剑英上前左手托住他右臂，右手抓住他头颈，一推一送，将他肩头关节还入臼窝，转头说道：“袁姑娘的八极拳功夫果然神妙，我领教领教你的八卦掌。”说着踏步进亭。

袁紫衣见他步履凝稳，心知是个劲敌。本来凡是练“游身八卦掌”之人，必定步法飘逸，行路犹如足不点地一般，但他脚步落地极重，尘土飞扬，那是“自重至轻、至轻返重”，根基坚实无比，他数十年的功力，决非自己所能望其项背。

胡斐快步走到亭中，拿起茶杯喝了一口，低声道：“此人厉害，不可轻敌。”袁紫衣眼皮低垂，细声道：“我多次坏你大事，你不怪我吗？”边一句话胡斐却答不上来，说是不怪，是她接连三次将凤天南从自己手底下救出；说是怪她罢，瞧着她若有情、若无情的眼波，却又怎能怪得？

袁紫衣见胡斐走入亭来教自己提防，早是芳心大慰，她本心存惊疑，生怕斗不过这位八卦门的高手，这时精神一振，勇气倍增，低声道：“你放心！”足尖一登，跃上一张圆凳，说道：“王老师，八卦门的功夫，讲究足踏八卦方位，乾、坤、巽、坎、震、兑、离、艮，咱们便在这些凳上过过招。”王剑英道：“好！”慢慢踏上圆凳，双手互圈，一掌领前，一掌居后。胡斐又向袁紫衣瞧了一眼，退出亭子。

袁紫衣道：“素闻八卦门中王氏兄弟英杰齐名，待会王老师败了之后，令弟还打不打呢？”

王剑英生性凝重，听了这话却也忍不住气往上冲，依她

说来，似乎还没动手，自己已然败定。他本就不善言辞，盛怒之下，更是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王剑杰怒道：“小丫头胡说八道，你只须在我大哥手下接得一百招，咱兄弟俩从此不使八卦掌。”须知王氏兄弟望重武林，寻常武师连他们的十招八招也接不住。王剑杰一出口竟说到一百招，却也是丝毫没小觑了她。袁紫衣斜眼相睨，冷冷地道：“我击败令兄之后，算不算八卦门的掌门？你还打不打？”王剑杰道：“你先吹什么？打得赢我哥哥再说不迟。”袁紫衣道：“我便是要问一个明白。”王剑杰尚未答话，王剑英问道：“尊师是谁？”袁紫衣道：“你问我师承干吗？”她乌溜溜的眼珠骨碌一转，已明其意，说道：“嗯，王老师是动了真怒，要下杀手，所以先问我师

初出茅庐，阅历甚浅，不似江湖上的老手，一遇难题，立生应变之计，于是朗声道：“温氏五行阵既是厉害无比，晚辈倒也想见识见识。不过我现下甚是疲累，让我休息一个时辰，成吗？”温方义随口道：“一个时辰就一个时辰，你再挨上十天半月也逃不了。”温方山低声道：“这小子别使甚么诡计，咱们马上给他干。”温方达道：“二弟已经答应了他，就让他多活一个时辰，也教他死而无怨。”温仪急道：“袁相公，你别上当，他们行事向来狠辣，哪有这么好心，肯让你多休息一个时辰？这些年来，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宝藏。他们要想法子害你，要挑断你的手筋脚筋，逼你去帮着寻宝。你快和青青一起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温方达听她说穿了自己用心，脸色更是铁青，冷笑道：“你们三个还想走得越远越好？哼，念头倒转的挺美。姓袁的，你到练武厅上休息去吧。待会动手，大家方便些。”袁承志道：“好吧！”站起身来。温仪母女知道五行阵的厉害，心中焦急，但也没法阻拦，只得跟在他身后，一齐出亭。到了练武厅中，温方达命人点起数十支巨烛，说道：“蜡烛点到尽处，你总养足精神了吧？”袁承志点点头，在中间一张椅上坐下。温氏五老各自拿起椅子，排成一个圆圈，将他围在中间，五人闭目静坐。在五人之外，温南扬、温正等石梁派中十六名好手，又分坐十六张矮凳，围成一个大圈。袁承志见这十六人按着八卦方位而坐，乃是作为五行阵的辅佐，心想：“五行阵外又有八卦阵，要破此阵，更是难上加难。”他端坐椅上，细思师门所授各项武功，反复思考，总觉在这二十一名好手的围攻之下，最多只能自保，要想冲破阵势脱身，只怕难以办到，时候一长，精神力气势必不济，终须落败。就算以木桑道长所传轻功逃出阵去，那批黄金又怎能夺回？留下温仪母女，她二人难免杀身之祸，那可如何是好？正焦急间，忽然灵机一动，想到《金蛇秘笈》中最后的数页。那几页上的武功当时揣摸不透，直到重入岩洞，看了石壁上的图形，再参照秘笈封面夹层中的秘诀，方才领悟，但始终不明白这些武功何以竟要搞得如此繁复，有许多招数显然颇有蛇足之嫌。接战之际，敌人武功再高，人数再多，也决不能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不露丝毫空隙，而这套武功明明是为了应付多方同时进攻而创。此刻身处困境，终于省悟，原来金蛇郎君当日吃了大亏，脱逃之后，殚竭心智，创出这套武功来，却是专为破这五行阵而用。他当然是想来石梁报仇，可惜手脚筋脉均被挑断，使不出劲。袁承志心下盘算：自己无意中学到了这套武功，既可脱今日之难，又能替这位没

见过面的恩师一泄当日的怨毒，他在九泉之下，若是有知，也

“快点！我们必须在太阳落山之前走出‘死谷’！”他转身朝身后大声呼喊道。后面的九人闻声用脚跟狠踢了踢马的腹肋。一齐加快了速度。在他们的身后，跟着另外十匹骏马。马背上驮着满满的行李。“黑将军，这可是以外的收获呀！”紧跟在他身后的 小个子讨好地言道。

骑在马背上的小个子，看起来就像是小孩子一样。然而，小个子却有一手骑马和驯马的绝技。在马背上，谁也不及他自由自在。

“这可是国民党用卡车送来给我们的礼物啊！”

被称之为“黑将军”的人笑了。一向表情严肃的脸上，难得地挂上了一丝笑容。

李怀山。

黑将军的名字就叫“李怀山”。是盘踞在这一带的马贼的头目。人们都叫他“黑将军”，是因为他头上总是盖着一顶黑帽子而得来的诨名。他率领着的这一伙马贼，自然被人们称之为“黑贼”。

昨夜，他领着九名部下奔袭一百五十公里，洗劫了一处村落的地主家。返回巢穴的路上，意外地遭遇到了国民党的运输部队。他们悄然地埋伏了起来，等对方的大部队全部通过之后，拦截了最后的一辆军用卡车。一卡车的粮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全部装载在了后面跟着的十匹战马的马背上。“黑将军，那儿有人！”

小个子用手指着西边，叫道。“嗯……？”

李怀山凝神朝那个方向望去。也许是逆光的缘故，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小姜，人在哪儿？”被呼之为小姜的小个子，用行动代替了他的回答。

小姜踢了一下马肚子，栗色战马马上领会了主人的意图。奋蹄朝西奔去。在前方八十米左右的地方，马停了下来。小个子跳下马背。一块石头拦住了他的去路。

在黑将军的眼里，看来只是一块石头。“是个小伙子。还有气儿。怎么办？”

小姜高声叫喊道。

小姜的全名叫姜腾贵。因他个子小，大伙儿都爱叫他“小姜”。马背上的功夫，没有谁比得上他。他是蒙古族和汉族的混血儿。少年时代，和父亲一起在内蒙古过着游牧生活。他二岁开始骑马。马就是蒙古草原的脚。对幼儿时期就在马背上长大的他来说，马不仅是他的朋友，更是他的亲人。他懂得马的感情，懂得马的思想。没有他骑不了的马。无论多么野性的悍马，到了他的手上，立马便成了十分温顺的好马。

他的马比谁的都快，而且眼力特别好。在这伙马贼之中，小姜是不可多得的最优秀的侦察兵。

听到小姜的喊声，黑将军拢住缰绳，朝他那个方向奔去。他身后紧随着另外两匹战马。倒在地上的人身上的衬衣到处都是破洞。皮肤露出部分已成重度烧伤。强烈直射日光的紫外线不仅烧坏了他的皮肤，而且连肉都烧得变了质。鞋子没了。用布条包裹着的赤脚鲜血淋淋。“想用脚走出‘死谷’，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后面一匹马上的骑手开口道。他叫刘民。年纪最大。是这伙马贼中的师爷。

“黑将军，用不着多管闲事。要不了多久，一群饿狼就会将这小子处理得干干净净的。再说，我们还要急着赶路呢。”说话的是一个细眼，阴险狡诈之人。

第三团却给迎面掷个正中，口鼻双眼登被封住。他久经江南六怪指点，知道身上如中了暗器，若是手忙脚乱的去拔暗器，看伤口，敌人必然乘机抢攻，痛下杀手，此时呼吸已闭，眼目难开，当下呼呼呼连推三掌，教敌人不能近到自己五尺之内，这才伸左手抹去脸上污泥，睁开眼来，却见瑛姑已跃上石桥，走向禅院。瑛姑闯过郭靖这一关，心中暗叫：“惭愧！若非此处有个荷塘，焉能打退这傻小子？想来是老天爷今日教我得报此仇。”当下脚步加快，走向寺门，伸手推去，那门竟未上闩，呀的

一声，应手而开。这一下倒出乎她意料之外，生怕门后设有埋伏，在外面待了片刻，见屋内并无动静，这才入内，只见大殿上佛前供着一盏油灯，映照着佛像宝相庄严。瑛姑心中一酸，跪倒在蒲团上暗暗祷祝。

刚默祝得几句，忽听身后格格两声轻笑，当即左手后挥，划了个圈子，防敌偷袭，右手在蒲团上一按，借力腾起，在空中轻轻巧巧的一个转身，落下地来。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喝了声彩：“好俊功夫！”定睛看时，只见她青衣红带，头上束发金环闪闪发光，一双美目笑嘻嘻的凝视着自己，手中拿着一根晶莹碧绿的竹棒，正是黄蓉。

只听她说道：“瑛姑前辈，我先谢你救命之恩。”瑛姑森然道：“我指点你前来求医，志在害人，并非为了救你，又何必谢我？”黄蓉叹道：“世间恩仇之际，原也难明。我爹爹在桃花岛上将老顽童周伯通关了一十五年，终也救不活我妈妈的性命。”瑛姑听她提到“周伯通”三字，登时身子剧震，厉声喝问：“你妈妈与周伯通有甚么干系？”

黄蓉一听她的语气，即知她怀疑周伯通与自己母亲有甚情爱纠缠，致被父亲关在桃花岛上，看来虽然事隔十余年，她对老顽童并未忘情，否则怎么凭空会吃这份干醋来？当下垂首凄然道：“我妈是给老顽童累死的。”

瑛姑更是怀疑，灯光下见黄蓉肌肤胜雪，眉目如画，自己当年容颜最盛之时，也远不及她美貌，她母亲若与她相似，难保周伯通见了不动心，不禁蹙眉沉思。

黄蓉道：“你别胡思乱想，我妈妈是天人一般，那周伯通顽劣如牛，除了有眼无珠的女子，谁也不会对他垂青。”瑛姑听她嘲骂自己，但心中疑团打破，反而欣慰，脸上却仍是冷冷的不动声色，说道：“既有人爱蠢笨如猪的郭靖，自也有人喜欢顽劣如牛之人。你妈妈又怎么给老顽童害死了？”黄蓉愠道：“你骂我师哥，我不跟你说话啦。”说着拂袖转身，佯作动怒。

瑛姑一心要问明究竟，忙道：“好啦，我以后不说就是。你师哥聪明得很。”黄蓉停步回头，道：“那老顽童也不是存心害死我妈，可是我妈不幸谢世，却是从他身上而起。我爹爹一怒之下，将他关在桃花岛上，可是关到后来，心中却也悔了。冤有头，债有主，是谁害死你心爱之人，你该走遍天

赵半山厉声喝道：“你们有六个，我们只有两人。咱们倒先瞧瞧，是姓赵姓胡的先死呢，还是你们姓王姓殷的先死。”说着挡在胡斐身前，神威凛凛。他平时面目慈祥，说话温和，心肠又是极软，可是面临生死关头，“仁侠”二字却是顾得极紧，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竟不留半分余地。

王氏兄弟等一来忌他武功了得，二来又觉自己贪生怕死，迹近无义小人，倒也不敢一拥而上动手。但一个人到了生死之际，面目全露，实是半点假借不得。各人只觉脚底越来越是炽热，再也站立不住，都拖了一张长凳或是椅子，踏在上面。王剑杰八卦刀一扬，叫道：“赵三爷，兄弟今日要得罪了。”左手向殷仲翔、马行空、徐铮一招手，喝道：“并肩子上啊！”他知孙刚峰决不能相助自己与赵半山为敌，但己方五人敌他一老一小，也大有可胜之机。各人兵刃纷纷出手，只待赵半山身子一动，五人的刀剑要同时砍刺出去。

这一番只要动上了手，那是人人拚命，眼见厅中越来越热，多挨一刻，便是多一分危险。

胡斐心中却想：“只是为我一人，却陪上这几个人。王氏兄弟等死不足惜，赵三爷是大大的英雄好汉，如何能让他为我而死？这几人拥将过来，纵然赵三爷和我将他们杀了，我们仍是难逃性命。瞧来只有我自己死在商老太手里，才能救得赵三爷的性命。”眼见王氏兄弟跃跃欲动，只是无人敢先发难，当下心念已决，朗声道：“大家且莫动手。”一俯身，将头钻出狗洞，叫道：“商老太，我在这里不动，你一镖打死我吧！快开门放赵三爷出来。”

商老太仰天大笑，从怀中掏出金镖，叫道：“剑鸣，剑鸣，今日我给你亲手报仇！”右手一扬，一枚喂有剧毒的金镖对准胡斐的面门急射过去。胡斐眼见金光闪动，金镖向着自己眉心急射过来，双目一闭，心想：“商老太将我打死，遂了心愿。她与赵伯伯无仇，自会放他出来。”就在此时，突觉右足被人一扯，身子向后激射。他睁开眼来，身子已在半空，当即左臂长出，在柱上一抹，轻轻落下地来，只见赵半山手中接了一枝金镖，原来又是他救了自己性命。王剑英眼见胡斐舍身救人，赵半山竟从中阻挠，不禁大怒，叫道：“姓赵的，大丈夫恩怨分明，此事原本与你我无干。他既自愿就死，又要你横加插手干么？”

赵半山微笑不答，转头向胡斐道：“小兄弟，适才你脑袋钻出了狗洞之外，是么？”胡斐道：“是啊。”见他神情镇定，笑容可掬，似乎已有了脱身之计，说道：“赵伯伯，请你吩咐。”赵半山道：“脑袋是硬的，无法缩小，肩膀与身子却是软的。”胡斐立时领悟，叫道：“是了，脑袋既钻得出，身子便也钻得出。”当即脱下棉袄，裹成一团，顶在头上，一来是易于钻出，二来是抵挡商老太的喂毒金镖。

赵半山道：“你且退后，我给你开路。”徐铮叫道：“不行，

真不分轻重，但说也奇怪，周伯通固然并未动弹，灵智上人竟也浑如不觉，毫不理会。黄蓉暗暗称奇，心想：“这和尚的闭穴功夫当真了得，若是有人如此相呵，我早已大笑不休了。”当下双手加劲。周伯通潜引内力，与黄蓉点来的指力相抗，只是那笑腰穴位于肋骨末端，肌肉柔软，最难运劲，若是挺腰反击，借力卸力，又怕是动弹身子，输了赌赛，但觉黄蓉的指力愈来愈强，只得拚命忍耐，忍到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肋下肌肉一缩一放，将黄蓉手指弹开，跃起身来，呵呵大笑，说道：

“胖和尚，真有你的，老顽童服了你啦！”

黄蓉见他认输，心中好生后悔：“早知如此，我该作个手脚，在胖和尚身上多加些劲。”站直身子，向灵智上人道：“你既赢了，姑奶奶也不要你性命啦，快走，快走！”灵智上人浑不理会，仍是一动不动的坐着。黄蓉伸手往他肩头推去，喝道：“谁来瞧你这副蠢相，作死么？”她这么轻轻一推，灵智上人胖大的身躯竟应手而倒，横在地下，却仍摆着盘膝而坐的姿态，竟似一尊泥塑木雕的佛像。

这一来周伯通和靖、蓉二人都吃了一惊。黄蓉心道：“难道他用劲闭穴，功夫不到，竟把自己闭死了？”伸手探他的鼻息，好端端的却在呼吸，一转念间，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向周伯通道：“老顽童，你上了人家的大当还不知道，真是蠢才！”

周伯通圆睁双眼，气鼓鼓的道：“甚么？”黄蓉笑道：“你先解开他的穴道再说。”周伯通一楞，俯身在灵智上人身上摸了几下，拍了几拍，发觉他周身八处大穴都已被闭住，跳起身来，大叫：“不算，不算！”黄蓉道：“甚么不算？”周伯通道：“他同党待他坐好

后点了他的穴道，这胖和尚自然不会动弹。咱们便再耗三天三夜，他也决不会输。”转头向弓身躺在地下的灵智上人叫道：

“来来来，咱们再比过。”郭靖见周伯通精神奕奕，并未受伤，心中记挂师父，不再听他胡说八道，径自钻进山洞中去看柯镇恶。

周伯通弯腰替灵智上人解开了穴道，不住口的道：“来，再比，再比！”黄蓉冷冷的道：“我师父呢？你把他老人家丢到哪里去了？”周伯通一呆，叫声：“啊也！”转身就往山洞奔去。这一下去势极猛，险些与从洞中出来的郭靖撞个满怀。

郭靖把柯镇恶从洞中扶出，见师父白布缠头，身穿白衣，不禁呆了，问道：“师父，您家里有丧事么？二师父他们哪里去啦？”柯镇恶抬头向天，并未回答，两行眼泪从面颊上簌簌流下。郭靖愈是惊疑，不敢再问，忽见周伯通从山洞中又扶出一人，那人左手持葫芦，右手拿着半只白鸡，口里咬着条鸡腿，满脸笑容，不住点头，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靖蓉二人大喜，齐声叫道：“师父！”

柯镇恶脸上突现煞气，举起铁杖，猛向黄蓉后脑击落。这一杖出手又快又狠，竟是“伏魔杖法”中的毒招，是他当年

了丘处机所赠的那柄短剑。这短剑她贴肉而藏，倒没给段天德搜去。

段天德冷笑一声，举刀砍将下来。李萍死志已决，丝毫不惧，出尽平生之力，挺短剑向段天德扎去。段天德只觉寒气直逼面门，回刀一挑，想把短剑打落，哪知短剑锋利已极，只听得当啷一声，腰刀断了半截，跌在地下，短剑剑头已抵在自己胸前。段天德大骇，往后便跌，嗤的一声，胸前衣服被划破了一条大缝，自胸至腹，割了长长的一条血痕，只要李萍力气稍大得一点儿，已自遭了破胸开膛之祸。他惊惶之下，忙举起椅子挡住，叫道：“快收起刀子，我不杀你！”李

萍这时也已手酸足软，全身乏力，同时腹内胎儿不住跳动，再也不能跟他厮拏，坐在地下连连喘息，手里却紧紧抓住短剑不放。

段天德怕韩宝驹等回头再来，如独自逃走，又怕李萍向对头泄露自己形迹，忙逼着她上船又行，仍是沿运河北上，经临清、德州，到了河北境内。每次上陆小住，不论如何偏僻，过不多时总有人找寻前来，后来除了那矮胖子与女子之外，又多了个手持铁杖的盲人，总算这三人不认得他，都是他在明而对方在暗，得能及时躲开，却也已险象环生。不久又多了一件大头痛事，李萍忽然疯癫起来，客店之中，旅途之上，时时大声胡言乱语，引人注目，有时扯发撕衣，怪状百出。段天德初时还道她迭遭大变，神智迷糊，但过了数日，猛然省悟，原来她是怕追踪的人失了线索，故意留下形迹，这样一来，要想摆脱敌人的追踪可更加难了。这时盛暑渐过，金风初动，段天德逃避追踪，已远至北国，所携带的银子也用得快要告罄，而仇人仍然穷追不舍，不禁自怨自艾：“老子当初在杭州当官，鸡肉老酒，钱财粉头，那是何等快活，没来由的贪图了人家银子，到牛家村去杀这贼泼妇的恶强盗老公，却来受这活罪。”他几次便欲撇下李萍，自行偷偷溜走，但转念一想，总是不敢，对她暗算加害，又没一次成功。这道护身符竟变成了甩不脱、杀不掉的大累赘，反要提心吊胆的防她来报杀夫之仇，当真苦恼万分。

不一日来到金国的京城中都燕京，段天德心想大金京师，地大人多，找个僻静所在躲了起来，只消俟机杀了这泼妇，仇人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自己了。

他满肚子打的如意算盘，不料刚到城门口，城中走出一

队金兵来，不问情由，便将二人抓住，逼令二人挑担。李萍身材矮小，金兵给她的担子轻些。段天德肩头却是一副一百来斤的重担，只压得他叫苦连天。

这队金兵随着一名官员一路向北。原来那官是派赴蒙古部族宣示金主敕令的使者。随行护送的金兵乱拉汉人百姓当作脚夫，挑负行李粮食。段天德抗辩得几句，金兵的皮鞭便夹头夹脑的抽将下来。这般情形他倒也阅历甚多，不足为奇，

[跟法国葡萄酒大师学品酒](#) [下载链接1](#)

书评

[跟法国葡萄酒大师学品酒](#) [下载链接1](#)